



可以有综艺「浪姐」,更应有纪录「人生」

◆ 朱光

横空出世的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如今被简称为“浪姐”。开篇,宁静被要求自我介绍时的反应,最被津津乐道。她本能地疑惑:“还要介绍我是谁?那我几十年不是白干了吗?”这被广大网民称为“个性”甚至“豪横”——这是因为大家还不怎么知道

已故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对自己的艺术“底线”,大意是“我若是和别人一样,我就可以去死了!”原话更接近文言文,有点“毋宁死”的口吻。多年前,出了《灌篮高手》《海贼王》《龙珠》等动漫名作的日本集英社老董事长问笔者:“你姓朱,是不是认识朱旭?他真是一位好演员啊!”北京人艺还有一位备受尊重的导演,名林兆华,人称“大导”,在与导演系一年级学生的交流会上,有一位学生提问:“请问,成为一名好导演需要哪些基本素质?”林兆华诚恳地答道:“不需要基本素质,祖师爷赏你饭吃,就可以了。”他说的也是实话,“祖师爷赏饭吃”的意思是,有天赋,即可;没天赋,就算了。没个性、没观点,完全不适合从艺。

综艺“浪姐”,只是搭了台,让姐姐们发挥个性而已,但这些个性表达,竟然成为“不害怕变老”的深层次原因,未免对人生的感悟浅显了些。有空去看看日本纪录片《人生果实》吧!该片展现的是90岁的津瑞修一和87岁的妻子英子,自己动手种上蔬菜瓜果,自给自足的朴素生活。爷爷把每棵树都当做人,挂上黄色的牌子,写上品种以及相应的心情,还会在田间放一小盆水,牌子上写“小鸟用水”。换季时,他们还换家具摆设,换个角度、换个心情欣赏自然。他们说:“你越是认真生活,你的生活就会越美好。”关键是,纪录片拍到一半,爷爷就在某天割完草后的午休时,静默离世。纪录片继续拍,虽然主人公只剩奶奶一人,依然做好一日三餐、收获果实,寄给朋友。全片85分钟,平和地展现了亲情、爱情、生活和死亡。这部纪录片的注解,才是“不害怕变老”。

只有当一位男性或一位女性,找到契合、妥帖的伴侣,他(她)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既拥有男性视角,也拥有女性视角,并且彼此平等、互补地观察世界。综艺“浪姐”的视角,说得好听,是把观众意见的倾向,也纳入最终“女团”的选择标准;说得不听,依然是男性视角甚而男权视角。剧组,只不过像划三八线一样硬生生以30岁为分界,把演艺俱佳的实力姐姐“哄”到台中央,供人品评。虽然,演员自然有供人品评的觉悟,但是标准才是计较的真谛——过了30岁,依然有少女肌肤与曼妙身材,依然歌舞演艺俱佳,这倒确实是“女团”标准,但是,这是一位成功女性甚而完整的人的标准吗?

“综艺”是“娱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流量与话题担当,是“如果没有流量,就死去”的担当。所以,综艺节目制造者都是一群特殊材料打造的文艺人——他们必须确保节目有话题、有争议、有热度、有粘度,还最好都是正面评价。若说“浪姐”是在没有预热的

情形下一炮走红,我是不信的——哪儿有彼此都不说好,但是一二三,一大波微信公号“齐步走”,从同一天起开始各种花式夸姐姐的节奏?不少公号还记得夸完姐姐顺带推销紧致致嫩化妆品,甚至卫生巾……“姐姐”的话题设置角度,顶多停留在大学生辩论赛的水平——30岁前的少女美丽,还是30岁后的熟女美丽?这是一个可以从公元前讨论到三五千年后都不会有结论的“母题”。类似话题还有“找男朋友是帅的好,还是有钱的好?”“女生强一点好还是弱一点好?”“生娃好还是不生娃好?”这一类问题基本不存在“普遍规律”,唯有个人喜好——折射的恰恰是各自的三观,所以也没啥可辩的。

说得透彻而直接一些,以上问题都最终归结为个人对于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进取心与平衡力。所以,若从经济角度切入,只要男性不能怀孕生育,男女就不可能真正平等。女性在孕育孩子上所花费的生理时间最少需10个月,这点直接造成职场上同样优秀的男女员工一遇到生育问题,女性付出的机会成本远远高于男性。时间就是金钱,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所以,英国绅士的风度,其实也是莎翁名句“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的温柔解读。你看,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先上船的是妇女儿童。在大类上,男性是单独一类,妇女儿童与老弱病残是另一类。这就是社会整体的视角,是男性视角,甚而男权视角。“女团”的粉丝,不都是直男吗?“浪姐”的标准,不都是直男择偶标准吗?相当一批女生看到“浪姐”后的欢欣鼓舞也罢,自怨自艾也罢,不也都是以直男择偶标准为标准吗?直男择偶标准是什么?年轻、漂亮!

综上所述,“浪姐”终于在综艺圈里激发了人们对人的价值的探讨,虽然方向未必对路、角度未必精准。但是作为“综艺”,“浪姐”激起千层浪,使得大家都开始期待“披荆斩棘的叔叔”。可转念一想,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市场,没签合同还不作数,无论是从男性角度还是女性角度,没有合作方的认可,都无法探讨何谓幸福。综艺,可看、可笑、可谈、可议,但绝不可以当真——靠这个产业发财的人见谅!

纪录片反映的是真实的人生。那些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真实故事,才是“择偶标准”和“人生方向”。正如林语堂的理念——一个人成为作家、艺术家乃至科学家的理想,都不如成为一位好的丈夫或者妻子。无论是纪录片《人生果实》还是书籍《平如美棠》,他们都是自然而然地生活成艺术本身。在《人生果实》里,当爷爷去世后,奶奶依然为他做好早餐放在他的相片前。她说:“我做饭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听到他说‘好吃’。”认真生活的人,活得越久,越觉得生活美好,掠过浮世的人,活得再久,也只会羡慕别人皮相上的“好”。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护士日记》一台好戏

◆ 戴平

阔别剧场很久,想不到重新走进剧场看的第一场戏,是到关闭了145天的上戏实验剧场看话剧《护士日记》。

近半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正常国际秩序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这场抗疫斗争,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力量,勇敢不屈、恪尽职守和大爱精神,同时也折射出众生相中的恐惧焦虑、趋利避害和弥漫于生活中的种种社会病毒。

《护士日记》的编剧、著名剧作家陆军在1月底就坐不住了,2月1日凌晨便萌生了创作一部大戏的冲动。他以激情、致敬、忧患和思考,带着研究生袁香荷,用一周时间写出了剧本初稿。他写道:“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与人类文明进程相伴相生的天灾人祸作殊死较量时,都不能仅仅以牺牲无数人的生命与尊严作为筹码,而是要由社会的科学、良知、秩序、担当与奉献的合力来共克时艰,决战决胜。”

《护士日记》是2020年中国第一部反映抗疫题材的大型原创话剧,是一台具有浓重学院派色彩的话剧。上戏投入了全院的精英力量,以教授、艺术家和研究生团队的整体实力来呈现这台戏。全剧通过护士长董芳的一页日记,歌颂了医护人员在抗疫中的无私和无畏,母爱和大爱,平凡中的崇高伟大;抨击了大打出手的医闹、高价贩卖口罩的代购等疫情中暴露出来的社会丑恶现象。

舞美系主任伊天夫教授熟谙上戏实验剧场舞台设施和装备,他一身而三任:既是总导演,又把舞台设计、灯光设计一手包了,合三而一,这样就能在当代剧场艺术中统揽其独有的时空灵动的视觉艺术语言,通过虚实相生的诗化的舞台形象来自由流畅地传达剧本的精神意象世界。整个舞台被设计成一条长长的“时空隧道”,开场时舞台背景和空中的斑斓色彩、大小不一的海报、标语从后方喷涌而出;在剧情进展中,台口上方的小窗口打出三言两语的特定时代的网络文字,也是标新立异,起到了交代时代背景、反映社会舆论的作用。徐家华教授担任服装与造型设计,也动了不少脑筋。戏里角色戴的口罩都是透明的,这也就是一个创造——既戴了口罩,又不妨碍演员面部表情的展示和台词的清晰度。

演员队伍阵容的强大,在上戏历史上也



是罕见的。表演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何雁教授,演一个派出所所长,只有教育董丽丽的半场戏;表演系支部书记王学明教授演一个儿女都在国外、患轻度阿尔茨海默症的葛老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一级演员上海市朗诵协会副会长王苏,演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过场戏只有两句台词;还有优秀青年演员薛光磊饰演的正直细致的林医生,白玉兰表演艺术奖获得者李传缨演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赵教授,实力派导演、演员万黎明演的一心想发国难财的代购小张,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的倾情加盟,如众星捧月,提升了整台戏的表演水平。担纲主演护士长董芳的是国家一级演员刘婉玲,她对病人的温情体贴仁爱,她和女儿丽丽的一系列情感冲突,充内而形外的美,感人至深。刘婉玲的台词功夫独到,她在舞台上的每一句话,即使是很轻柔的,坐在剧场最后一排的观众,也听得清清楚楚。饰演董芳女儿丽丽的青年演员沈陶然,是去年刚毕业的上戏表演系学生,满怀激情地演绎了一个女大学生从对母亲误解、叛逆、任性到懂事、明理、成熟的成长历程。

护士长董芳最后因感染新冠肺炎而不幸离世,丽丽勇敢地报名去武汉第一线投入抗疫斗争。这样的结尾,给人以信心,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我们从丽丽的转变,看到了新生代的成长和祖国的希望。护士日记还在写下去。护士日记还有更精彩下文。

在现场心随音符跳动

◆ 茅亦铭

从深冬到初夏,没有音乐会相伴的日子,如同每天的生活中缺少了一位挚友,或者说就像是一杯啤酒里缺少了气泡。有音乐会的周末终于归来了!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爱乐乐团分别迎来了复工后的第一场公开线下音乐会,尽管上座率只能开放30%,但这30%对于爱乐者而言已经弥足珍贵,真是久旱逢甘露!

爱乐者的耳朵是挑剔的,有人喜欢听唱片,但也有人对于现场音乐会更情有独钟。笔者就是第二种,究其原因,其实非常简单,现场音乐会有着唱片中所不可比拟的代入感和不可复制的魅力。记得有一年盛夏,指挥大师巴伦博伊姆首次携西东合集管弦乐团造访申城,在演奏贝多芬《第二交响曲》的高潮时,大师的指挥棒突然一断为二,但他立刻掏出备用指挥棒完成了演出,令人印象深刻。这也许就是现场音乐会才能够带来的独一无二的魅力吧!

上交乐队首席李沛的独奏音乐会,拉开了上交音乐厅久违的序幕,观众们隔座聆

听,充满仪式感。当音乐厅内的场灯逐渐变暗,李沛和钢琴伴奏走向舞台中央,现场的氛围仿佛凝固了,这一瞬间足以令人泪目。随着第一声音符的拉响,笔者心中积压已久的感动终于得以释放,是的,那种心随音符跳动的感觉回来了!当晚的音乐会尽管曲目并不多,但所有观众都如痴如醉,不仅被台上的艺术家所吸引,更被这份久违的现场感所陶醉。

上海爱乐乐团复工后的首场线下音乐会,当天除了能够有幸入场的30%观众外,这场音乐会还通过奥地利音乐频道进行全球高清直播,这亦是国内古典音乐会疫情后面向世界的首次“发声”。指挥家张艺携著名小提琴家黄滨,与乐团一起为爱乐者们点亮了一盏艺术的明灯,为现场音乐会破冰,更为所有热爱艺术的人们加油鼓劲!

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步好转,相信这份“心随音符跳动的感觉”一定会传递给更多的人,因为现场体验是独一无二的,而艺术的魅力则需要你我共同去分享、去追求。